

虛雲和尚詩偈全編

淨慧 主編



虛雲和尚詩偈全編

淨慧 主編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虚云和尚诗偈全编/净慧主编 .—北京:金城出版社,2010.12

ISBN 978-7-80251-718-9

I. ①虚… II. ①净… III. ①禅宗—诗歌—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B946.5 ②I2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13319 号

虚云和尚诗偈全编

策 划 河北禅学研究所
主 编 净 慧
执行编辑 明 尧 明 洁
责任编辑 柯 湘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32.75
字 数 36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石家庄建东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80251-718-9
定 价 68.0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邮编:100013
发 行 部 (010)84254364
编 辑 部 (010)64200125
总 编 室 (010)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64970501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序

先师虚云老和尚是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的禅宗泰斗，出生于1840年，圆寂于1959年，活了一百二十岁。他一生以修复祖庭、起弊救衰、续佛慧命为己任，苦行自持，弘法不倦，两袖清风，其德行之高迈，为近千年所罕见。倓虚大师曾这样评价虚公：

“大师之行履，具见于年谱。综其一生，志大气刚，悲深行苦，兴建梵刹数十处，度生无量。难忍能忍，难行能行，为法忘躯，九死一生。化及异类，龙狐输诚。道风远播，欧美慕倾。五宗并继，禅净兼弘。挽滔天之狂澜，享百廿之遐龄。其建树、道德、年齿，悟证之伟大高深，为近千年所罕见。如谓非大菩萨乘愿再来，其谁信乎！”

虚云老和尚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禅师，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他一生以苦行著称，足迹遍及整个东南亚，风霜雨雪，水驿山程，所到之处，多有吟唱。据统计，虚云老和尚留下来的诗作，目前已经被发现的，有四百多首，现已被收入《虚云和尚全集》第三册。

虚云老和尚的诗，不仅充满了禅者“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的空灵和承担精神，同时还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他的高超创作技巧，可从他的诗组《叠颂古：水鸟树林常说法》略见一斑。该诗组用相同的韵脚，一共由二十三首七律组成，一气呵成，非大家手笔，何能如此！

虚云老和尚的山水诗，格调清雅高古，其艺术境界足以与



寒山、石屋相媲美。现拈几首于次：

还鼓山访古月师

卅载他乡客，一筇故国春。
寒烟笼细雨，疏竹伴幽人。
乍见疑为梦，深谈觉倍亲。
可堪良夜月，絮絮话前因。

山居（五首之一）

山居意何远，放旷了无涯。
松根聊作枕，睡起自烹茶。

峨嵋山怪石栖云（四首之一）

石壑云涛高际天，浑圆还是太初先。
坡前犊子迷归路，引入香风蹴白莲。

过崆峒山

凿破云根一径通，禅楼远在碧霞中。
岩穿雪窟千峰冷，月到禅心五蕴空。
顽石封烟还太古，斜阳入雨洒崆峒。
山僧不记人间事，闻说广成有道风。

武昌三佛寺留影

业风吹送到武昌，老病驰驱累众忙。
三月淹留三佛寺，一场灾难一惭惶。
无心欲跨楼头鹤，有愿同登选佛场。
尚想玉泉关壮缪，能于言下悟真常。

云居山谈心石

坡老崇佛夙愿深，寻山问水去来今。
青溪桥畔谈心石，谈到无心石有心。
昔日金山留玉带，钝机何滞故缘情。
云来卷出谈心石，为筑溪桥记姓名。

另外，虚云老和尚还应居士之邀请，作了一系列的自题肖像诗，充分展现了禅者的博大胸怀和地狱未空誓不成佛的担当精神，读来令人感动：

柳征铭宽智居士请题

憨憨呆呆老冻脓，颠颠倒倒可怜生。
走遍天涯寻知己，未识若个是知音。
挑雪填井无休歇，龟毛作柱兴丛林。
耗费施主钱和米，空劳一生徒苦辛。

云南唐宽清请题

这个痴汉不知羞，老大龙钟逐浪游。
石火命光牛马走，不分清浊混时流。
自家大事犹难顾，专为他人耽甚忧。
但看世事如累卵，多年未得一同侍。
真可叹，这老牛！莫到眼光落地使人愁。
问渠为何不放下？待众苦尽那时休！

序

星州佛慈居士请题

这个痴汉没来由，荆棘林中强出头。
峰顶直钩寻钓鲤，海中拔火欲烹沤。
作事岂从人所事，怀忧不为我而忧。
问渠何故寻烦恼，担子加肩未敢休。

3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有机会接触到虚云老和尚诗歌的人非常稀少，所以，到目前为止，大陆所有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教科书和专著，对虚云老和尚的诗歌及其价值，几乎是只字未提。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事情。

2009年10月，我主编的《虚云和尚全集》，在经历近半个世纪的人事坎坷和资料收集之后，终于由中州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全书共分九册，分别是《法语·开示》、《书信·文



记》、《诗偈》、《规约》、《年谱》、《传记资料》、《追思录》、《杂录》、《影谱》。该书是在岑学吕居士原编《虚云和尚法汇》和《虚云和尚年谱》的基础上，补充、编辑而成。岑编原书大约有四十五万字，现在，整个全集统计下来，将近一百二十万字，增收了五百多幅历史图片资料。应该说，这套全集是目前关于虚云老和尚生平资料最丰富的一个版本。

为了方便更多的人能够欣赏和研究虚云老和尚的诗歌，也希望文艺理论界的专家学者们，能够尽快补上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这一空白，我们决定把虚云老和尚的诗偈从全集中抽出来，单独出版。我相信，也许过不了多久，会有一批专门研究虚云老和尚诗歌的论文和著作出来。

净慧

庚寅年仲夏于黄梅四祖正觉禅寺

虚云和尚传

虚云和尚，湖南湘乡人，俗姓萧，小字灵球。出家后名古岩，又名演彻，法号德清，五十岁以后自号虚云，又改字幻游。其父玉堂公，曾为福建泉州府幕僚。生母颜氏，平日虔诚奉佛，年逾四十而有孕。清道光二十年（1840）七月二十九日，虚云和尚出生于泉州。生母产后不久，气壅而死，由庶母王氏抚养成人。

虚云和尚自幼厌于荤食，性情恬淡。其父因老年得子，望子成龙心切，故责督甚严。咸丰二年（1852），虚云和尚十三岁，随父奉祖母、生母灵柩回湘乡安葬。葬礼中，见三宝法物，心生欢喜。尔后甚厌儒业，唯嗜佛典。一次随叔父到南岳进香，遍游诸刹，遂萌出家之志。

咸丰六年（1856），虚云和尚十七岁，即生出家之念，乃与从侄一起出走南岳，行至半途，被家人截回。父亲为了打消他想出家的念头，强其离湘至闽，并命与田、谭二氏成婚。虽如此，同居而无染，处浊而不缁，出尘之志益坚。

咸丰八年（1858），虚云和尚十九岁，赋《皮袋歌》，留别田、谭二氏，与从侄富国潜至福州鼓山涌泉寺，礼常开法师披剃。翌年，依妙莲和尚受具足戒。为避开父亲的追寻，虚云和尚隐居于鼓山后山岩洞中，礼万佛忏三年。

同治元年（1862），虚云和尚二十三岁时，其父亲玉堂公在湖南湘乡病逝，庶母王氏领田、谭二氏于湘乡观音山削发为尼。庶母王氏法名妙净，田氏法名真洁，谭氏法名清节。虚云和尚知此消息，悲喜交集。悲者父亡而未尽孝，喜者一家归



佛，共结菩提胜因，可免后顾之忧。从此虚云和尚便离开岩洞，回涌泉寺服劳事众，曾任水头（丛林专司担水之职）、园头（专司种菜）、行堂（食堂服务）等苦行职事，前后四年，手胼足胝，不以为劳。

同治五年（1866），虚云和尚二十七岁，为习苦行，散尽衣物，仅一衲、一裤、一履、一蓑衣、一蒲团、一绳床，复向鼓山后山洞中习定，长坐不卧，木食润饮。三年后，外出朝山。

同治九年（1870），虚云和尚三十一岁，到浙江天台山华顶龙泉庵，参礼融镜老法师。秉老法师之教，放弃苦行，研习经教。初习天台教观，不久，奉法师之命，前往国清寺参学禅制，复至方广寺习《法华经》，再到岳林寺听《阿弥陀经》，又渡海朝普陀山。之后，又转至宁波阿育王寺，拜舍利二藏；抵天童寺听讲《楞严宗通》。此后一直在江浙一带行脚参方，先后亲近过清光、大水、观心、朗辉诸大和尚。

为报父母养育深恩，光绪八年（1882），虚云和尚四十三岁，决心朝礼五台。是年七月初一，从普陀山法华庵起香，三步一拜，历时三年，终于完成此深心大愿。朝礼途中，风霜雨雪，疾病饥寒，行人之所难行，忍人之所难忍，艰苦备尝，道业日隆。

光绪十年（1884）五月下旬，虚云和尚终于抵达五台山显通寺，参加六月大佛会。七月，下山。越华严岭北行，朝北岳恒山，礼汉寿亭侯庙。复渡黄河，过潼关，入陕境，礼华山，游首阳。再至甘肃，登崆峒山。翌年，复入陕境。至咸阳，达长安，礼慈恩寺，瞻大雁塔，拜清凉国师及玄奘法师塔。后到终南山，结茅而居，一住两年，与觉朗诸师同参深究。

光绪十三年（1887），虚云和尚四十八岁，离开终南山，赴翠微山，礼皇裕寺，后安山净业寺，礼宣祖塔。旋至草堂

寺，拜鳩摩罗什道场。寻入蜀境，拜宝光寺。次年（1888）正月，抵成都，礼昭觉寺、文殊院，再至峨嵋金顶进香。复入西康，经打箭炉、巴塘，北至察木多（今昌都），后入藏，抵拉萨，观瞻布达拉宫，进香礼佛。又西行至日喀则，礼札什伦布寺。

光绪十五年（1889），虚云和尚五十岁，继续南行，翻越西藏大雪山，至杨甫城，朝礼圣迹。又至孟加拉，渡抵锡兰（今斯里兰卡）。复回航至缅甸，拜大金塔。七月回国，入云南，朝鸡足山，礼迦叶尊者道场。又经贵州、湖南而至武汉，礼志摩和尚。旋转赴九江，登庐山，参加海会寺念佛法会。后游黄山，朝九华，复至金陵，晤杨仁山居士。

光绪十八年（1892），虚云和尚五十三岁，约普照、月霞诸师，结茅于九华山翠峰，同住三年，深研经教。期间，受妙莲和尚传临济衣钵，为临济宗第四十三世。复受耀成和尚传曹洞法脉，为曹洞宗第四十七世。

光绪二十一年（1895），虚云和尚五十六岁，赴扬州高旻寺参加禅七，途中失足落水，浮沉一昼夜，方为人救起。入寺后，身染重病，口鼻大小便诸孔流血。为了能坚持打七，虚云和尚隐瞒病情，昼夜精勤，以悟为期。进堂二十余天后，工夫落堂，昼夜如一，行动如飞。一日放晚香时，眼前忽现大光明，如同白昼，内外洞彻，隔墙睹物，见河中行船，历历分明。至第八七晚香，开水溅手，茶杯落地，一声破碎，疑根顿断，如梦初醒，悟透禅关，庆快平生。述偈曰：

杯子扑落地，响声明沥沥。

虚空粉碎也，狂心当下息。

又偈曰：

烫着手，打碎杯，家破人亡语难开。

春到花香处处秀，山河大地是如来。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四月，虚云和尚五十八岁，至焦山，助通智法师讲《楞严经》。旋抵宁波阿育王寺，礼舍利，燃指供佛。次年，助默庵法师讲《法华经》。

光绪二十六年（1900），虚云和尚六十一岁，离浙北上，拟再朝五台。行至北京，遇八国联军入侵，乃随扈跸西行至西安，期间受请于卧龙寺主坛建息灾法会。后又上终南山，结茅于狮子岩，参禅修行。为避俗扰，自号“虚云”，改名“幻游”。

在终南山狮子茅蓬隐修期间，虚云和尚有一天煮芋待熟，不觉入定，时逾半月。消息传开，远近僧俗咸来探视。虚云和尚厌于酬答，乃深夜逃遁，时为光绪二十八年（1902）。途中，虚云和尚与戒尘法师同行，再上峨嵋，入云南，登鸡足山。因山中寺院皆子孙庙，不许外来僧人挂单、住山。不得已，乃下山抵昆明，闭关于兴福寺。三年后（当时虚云和尚六十五岁），乃出关弘化。初至归化寺讲《圆觉经》、《四十二章经》，归依者数千众。又到筇竹寺讲《楞严经》，并主持刊刻《楞严经》和《寒山诗》。旋又到大理三塔崇圣寺讲《法华经》。事毕，复经大理朝鸡足山。应当地官绅的邀请，虚云和尚决定修复钵盂庵，将钵盂庵恢复为十方丛林，开单接众。

钵盂庵自嘉庆后已无人住。因其门外右边有一巨石白虎，不祥，虚云和尚拟在此开凿一放生池。雇工斫之不碎，即去土，察之无根。乃招工百余人，欲移石向左二十八丈，拼力三天，无有转动，工人皆不顾而去。虚云和尚乃祷之伽蓝，讽诵佛咒，率僧众仅十余人，即移之左。一时观众哄动，惊为神助，好事者乃题为“云移石”。

光绪三十一年（1905），虚云和尚六十六岁，为重修寺宇，只身前往南洋募化。先至缅甸，礼大金塔，后转槟榔屿，朝极乐寺，旋抵吉隆坡，一路讲经不断，归依者数千众。

时国内庙产兴学之风愈演愈烈。为救护庙产，虚云和尚应寄禅和尚之电召，于次年（1906）三月，经台湾（游基隆灵泉寺）、日本（游京都奈良等各地名刹），回国抵沪。旋即偕寄禅和尚进京上诉。在肃亲王的帮助下，得光绪皇帝“着各该督抚，饬令地方官，凡有大小寺院及一切僧众产业，一律由地方官保护，不准刁绅蠹役藉端滋扰。至地方要政，亦不得勒捐庙产，以端政体”之谕批，并为钵盂庵请得御赐《龙藏》一部。同时还得赐“护国祝圣禅寺”之寺额，及紫衣、钵盂、玉印、锡杖、如意、全副銮驾等物。光绪皇帝还加封虚云和尚“佛慈弘法大师”之号。慈禧太后亦题字赠虚云和尚。

光绪三十三年（1907），虚云和尚运藏经出京。途中因闻妙莲和尚圆寂，乃急忙赶赴鼓山，参与荼毗、建塔诸事宜。事毕，又护送妙老骨灰南行，至槟榔屿极乐寺供奉。之后，欲顺道化缘回鸡山修建藏经楼，乃经丹那，抵暹罗，住龙莲寺。一日趺坐讲《地藏经》，不觉入定，九日方出，一时轰动暹京。泰王乃礼请虚云和尚入宫，百般供养。回鸡足山后，虚云和尚一方面加紧修复寺院殿堂等建筑，另一方面发心整肃道风，力劝全山僧众，同遵戒律，并着手革除陋习，恢复丛林制度。

在修复祝圣寺期间，虚云和尚针对当地出家人不懂法事仪规之现实，参考金山、高旻等诸大丛林的规制，对丛林中各种法务活动的仪规进行了系统的整理，用于指导大众的修行。这些仪规包括《钟板堂当值规约》、《引礼寮仪式》、《告香仪规》、《初坛戒范》、《禅堂法器规矩（坐香规约）》、《传戒仪规》、《戒期启諫榜式》等。同时，虚云和尚还根据清规戒律，针对寺院各个堂口，制订了一整套规约，将寺院日常管理纳入律制的范围。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云门寺期间。虚云和尚所制订的规约，主要有《共住规约》、《客堂规约》、《云水堂规约》、《禅堂规约》、《戒堂规约》、《爱道堂共住规约》、《衣钵寮规约》、《教



习学生规约》、《大寮规约》、《浴室规约》、《农场组织简章》等。在虚云和尚的努力和带动下，鸡足山全山之道风为之一新。

宣统二年（1910）夏，虚云和尚七十一岁，收到湘中家信，知庶母王氏西归，乃赋诗三首纪之，内云“只此一生清白业，更无余事记心田”、“久矣浑忘尘世事，莫将余习到云边”等数句，读之令人泣下。

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清帝逊位，民国肇建，各省逐僧毁寺之事，风动一时。滇省革命军协统李根源，素恶诸方僧徒不守戒律，亲自率兵赴诸山逐僧毁寺。一日来到鸡足山，进驻悉檀寺，指名要逮捕虚云和尚。虚云和尚闻之，乃冒死面见李氏，以理相辩。言谈之下，李氏诚服，且执弟子礼，并请虚云和尚为全山总住持。

民国初年，西藏王公大臣，自恃险远可守，拒绝归顺民国政府。国府中央乃命令滇省驻军殷叔桓为总司令，率兵二师，欲赴藏地征讨，先锋已到宾川。虚云和尚闻讯，以为边衅一起，百姓涂炭，祸无宁日，乃亲自到大理会晤殷氏，告之藏人素崇佛，只须遣一明佛法者，如丽江喇嘛东保，到藏地游说，即可不动一兵一卒，解决争端。殷氏从其劝，乃请东保喇嘛为使入藏，订约而还，边衅遂消。

民国元年（1912），中国佛教会与大同会分立于沪、宁，各自所立规章制度多相互牴牾。虚云和尚应僧众申请，抵沪，与寄禅和尚斡旋于两会之间，消除嫌隙。随后，又赴南京谒孙中山先生，共商改订佛教教会会章之事，并于上海静安寺筹建中华佛教总会。同年十月，北京政府欲颁行清查寺产、销毁佛像之动议。为拯救佛教，经中华佛教总会（筹）决议，虚云和尚又随寄禅和尚进京请愿。

次年（1913）元月，寄禅和尚坐脱于北京法源寺。虚云和

尚会晤袁世凯之后，乃扶寄禅和尚灵柩返沪。抵沪后，北京政府内务部终于核准《中华佛教总会章程》。四月，虚云和尚作为云南佛教界代表，出席中华佛教总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即参加寄禅和尚追悼会。会毕，虚云和尚携中华佛教会滇、黔、藏诸省公文回云南。抵昆明后，即于文昌宫成立滇省佛教分会，并亲襄会务。又为成立佛教学校、布道团及佛教医院等诸多事务，多方筹划。

民国二年（1913），为解决省内外寺产事宜，虚云和尚再度进京，游说政府官员，终获结果。

民国七年（1918），虚云和尚应滇督唐继尧之请，偕徒修圆自鸡足山步行赴昆明。途中，为土匪杨天福、吴学显部下所执。虚云和尚乃以佛法相谕，感化杨、吴，终于说服二人归顺于唐继尧。

民国八年（1919）春，虚云和尚应唐继尧之请，于昆明忠烈祠启建水陆道场，历时四十九天，法会隆重庄严，观者如堵。

民国九年（1920），虚云和尚听说昆明西山华亭寺，原为古刹，近年因道风不正，日趋荒废，被地方政府售与西人作俱乐部，乃发愿重兴。唐继尧随即赞同，并给予大力支持。

移驻华亭寺后，虚云和尚即多方筹资，动工重修殿宇。于施工中，因掘得镌有“云栖”二字之古碑，遂将寺名改称“云栖寺”。在此后的几年中，虚云和尚一心致力于寺院的重兴，亲自督导，惨淡经营，重修殿堂，再建山门，凿放生池，修七佛宝塔，并收赎山场田亩。此外，虚云和尚还修理全山祖塔及七佛塔，凡十余座。与此同时，虚云和尚还相继参与或主持了兴福寺、筇竹寺、胜因寺、松隐寺、太华寺、普贤寺等寺院的修复事宜，复于西山脚下新建招提寺。

驻锡云栖寺期间，滇省兵事迭起，为救护村民，虚云和尚



一度招请邻近村民避难于寺中，多达数百人。因人多口众，粮食紧张，虚云和尚竭力维持，始则干饭，继而食粥，粥尽则以菜糠度日，僧俗共食。村民无不感念。

为整肃道风，虚云和尚还亲自主持制订了《常住规约》，并坚持每年传戒。期间，虚云和尚还嘱令弟子修元刻印《天台三圣诗集》，用于结缘。民国十五年（1926）春戒期间，殿前枯梅开白莲数十朵。前后菜园，所有青菜尽放青莲花，每朵花的中心如有一化佛立像，众叹稀有。张拙仙撰《云栖菜梅记瑞》，镌于石。虚云和尚亦应信众邀请，摄影题诗留念。

云栖寺的修建，到民国十六年（1927）还在进行之中。

民国十七年（1928），为募塑云栖寺圣像之款，虚云和尚只身到香港等地募化。后至厦门，转道福州，回鼓山讲经。适逢鼓山涌泉寺住持达本和尚圆寂，虚云和尚乃应海军部长兼福建省主席杨幼京与前任省主席方声涛之邀请，出任涌泉寺方丈。直到民国二十三年（1934）方退职。

升座后，虚云和尚考虑到涌泉寺是一座千年古刹，素为十方丛林，而眼前竟变成了子孙庙，道风不正，于是便集中精力，着手整顿清规，去除陋习。首先虚云和尚亲自为寺中僧众讲解戒律五十三天。其次规定任何人不得再在寺内私收徒众，取消所有私造小锅饭菜，一律过堂用斋，僧众伙食平等。同时，取消数十个徒有空名闲职的首座、知客之职。随后制订颁行《重整鼓山规约》，对教习学生、共住、客堂、云水堂、禅堂、戒堂、爱道堂、衣钵寮、库房、大寮、浴室等诸多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规定。此举引起了一些不法僧徒的仇恨，他们联合起来，欲谋害虚云和尚。面对恶势力的阻挠，虚云和尚不改初衷，仍致力于道风之重建。

首先，虚云和尚将禅堂和念佛堂修整一新，增加住堂的人数。经过整修后，鼓山禅堂坐香的人数每日多至六七十，念佛

堂每日亦有数十人。接着，虚云和尚又恢复原先的参禅制度。每日坚持坐香十四支，逢冬加香打七。每年春初，全寺僧众集中半个月的时间，同修忏摩法，共拜万佛忏。春末，开坛传大戒一次。夏季，则安居结夏，聘请名师高僧前来讲经。

其次，为了培养人才，虚云和尚在寺中特地开设学戒堂，继而改为佛学院，聘请寺内外高僧大德主讲。鼓山佛学院之筹备，始于1930年，1931年春正式成立，杨树庄为名誉院长，虚云和尚为院长，觉澄、深悟等人为教师。佛学院成立不久，因本山子孙之疑忌及办事人员之失检，首批五位教师先后离去。不得已，虚云和尚乃聘请应慈老法师来佛学院宣讲《华严悬谈》。讲毕，应慈老法师回沪，虚云和尚又先后聘请大醒、心道、印顺、慈舟等法师，帮助继办佛学院之事。为办好佛学院，从资金之募化、规章制度之制订，到任课法师之聘请，虚云和尚均费心一一操持。这中间几停几废，足见开办寺院所遇阻力之巨大。

第三，致力于修葺寺院。任住持数年之间，虚云和尚便将全寺旧有殿堂楼阁粉刷装修一新，并重建了回龙阁、岁寒楼等。新建放生池、鼎洞、西林庵、平楚庵、华藏洞、桃源洞、云卧庵、白云廨院、南台关帝庙、社益庙等。重新修砌古石渠，整改道路，把路边原有的明沟全部改为暗沟。同时，添买田亩，创办林场，开垦田地，提倡生产。

经过虚云和尚数年的苦心经营，鼓山涌泉寺的面貌焕然一新，宗风整肃，信众往来络绎不绝，四方僧众亦云集于此，最盛时多达千余人。民国十九年（1930）春，鼓山传戒，虚云和尚亲自为新戒宣讲《梵网经》。当时，方丈丹墀旧有凤尾铁树二株，相传一为闽王手植，一为圣箭祖师手植，皆唐代物，向未开花。于戒期中，二树忽然开花，远近来观，络绎于道。民国二十一年（1932），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亦曾特地到鼓山，参



访虚云和尚。

针对当时教界有些人传戒草率从事，有悖于规制，失于庄重，为整肃道风，严守戒律，民国二十二年（1933），虚云和尚特地将《三坛传戒仪范》加以重刊，并亲自撰写《重刊三坛传戒仪范后跋》一并刊出，用以号召诸山长老对传戒的重视。

民国二十三年（1934）鼓山春期传戒，虚云和尚任得戒大和尚，复仁禅师为教授阿阇黎，善慧禅师为羯磨阿阇黎。这次传戒法会甚为庄严隆重。

虚云和尚住持鼓山期间，非常注意发掘和尊重道场的历史，保护、整理寺院文化遗产。明清以来，鼓山刻版印经事业非常发达，其中有不少经版，如《华严疏论纂要》，是近代所稀见的孤版。为了保存这份珍贵的遗产，缅怀先人之德，虚云和尚特地请观本法师，将鼓山所藏经版进行了系统整理，编成《鼓山涌泉寺经版目录》一书。此外，虚云和尚还利用闲暇，亲自重新编辑整理了《佛祖道影》、《鼓山宗谱》、《星灯集》、《联芳集》等著作。

民国二十三年（1934）二月，虚云和尚数梦六祖相召，“时至矣，汝当回去”。又得广东诸护法及省政府主席李汉魂多次电函相邀，乃于同年八月二日，移锡曹溪南华寺。当时六祖道场唯有祖殿、宝塔和苏程庵略为完好，其余大殿、楼堂、方丈、僧寮均破败不堪，整个道场沦为沽酒屠贩之场，到处牛羊乱窜，鸡鸭四散，人畜粪秽，令人掩鼻。

是年冬天，虚云和尚应诸护法之坚请，于南华寺传戒。因为没有住房，只得率领大众临时盖搭葵篷、竹屋，以安来众。是次传戒，希有殊胜，诸方来客多达数百人，粤韶官绅眷属多来随喜，归依甚众。有老虎归依之异。

民国二十四年（1935）春戒后，虚云和尚应香港东华三院之邀请，赴港建水陆道场，坛设东莲觉苑。事毕，转道鼓山，